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第四十四回 瓊林宴賈甄同蕊榜 大觀園昆仲並完姻

話說光陰荏苒，到了五月殿試已過，桂芳是二甲第二名，甄芝是二甲第十二名，兩人一起同赴了瓊林宴。朝考以後，桂芳是點了翰林院編修，甄芝是翰林院庶吉士，兩個都入了詞林。這裡賈政請了大周姑爺與探春過來，擇日到薛家下聘。到了這日，把聘禮擺設齊備，派了十二名家人押送過去，大媒是都察院大堂。薛家是薛蟠、薛蝌迎接，也是貂蟬滿座，珠履盈門，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。收了聘禮，賞了家人，安排回禮，也差了八個家人押送回來，這裡一樣款待了酒飯，發了賞賜花紅尺頭，家人上來磕頭謝了，方才回去。

榮府裡便料理收拾新房子，桂芳與賈蕙都是開年便娶媳婦過門的，要兩處房子呢。園子裡只有藕香榭、瀟湘館兩處房屋寬大，別處都不夠住。桂芳要住瀟湘館，大家都說：「瀟湘館雖然寬大，只是空久了，從前林姑娘在裡面死的，又不大吉慶，何必要住這裡呢？」桂芳道：「人的壽夭窮通，皆有一定的，那裡在乎房子呢！」寶釵道：「卻乎也是的，就是那些風水休咎的事，都不足信。況乎生死，何關房屋？他既喜歡這裡，就定了在這裡罷。」於是，賈蕙便定了藕香榭。這兩處都著人收拾，藕香榭連著暖香塢一帶，不過油漆裱糊，所需修理有限。

瀟湘館卻久無人住，修理工多，單只是那些竹子都已零落的不成樣兒了，足足的修理了一月有餘，方才略可看得。

寶釵與眾人進內到處細看，因說道：「頭裡林妹妹死了，人都說是聽見這裡有人哭，我就不信這些鬼話。寶二爺那會子要到這裡來，他們都說這可使不得，我倒特意教他到這兒來痛痛的哭了一場，也不見怎麼樣，倒反覺得明白了些。紫鵲在櫳翠庵裡服侍四姑娘，他有空兒便到這兒來灑掃、焚香、供茶。

別人都不敢進來，其實紫鵲也沒有看見林姑娘在那裡呢。那裡知道林妹妹他久已到了芙蓉城裡，一半是仙體了。及至紫鵲跟了四姑娘去後，林妹妹倒到了這兒來的，還和我說話談心，可見頭裡林姑娘死了，都沒到這兒來過，所以人都是白見鬼呢。

「平兒道：「常言說的好，疑心生暗鬼。從前園子裡拿妖捉怪，也盡都是些謊話，空費了許多的事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什麼屋子裡沒死過人，難道死過人的屋子就有鬼了麼？就便算是屋子不吉利，還有個人傑地靈呢。大凡屋子裡三五天沒人住，就塵封遍滿了，豈不聞人氣紛塵麼。」李紈道：「這是自然的道理，所以人勝屋是興旺的氣象，屋勝人便頹喪了。」於是，該油漆的油漆，該裱糊的裱糊，窗格上仍然換了茜紗。收拾齊備，又已新年。

到了三月，桂芳娶親之時，三日前薛府早送了妝奩過來，安排鋪設齊備。探春、湘雲、李紋、李綺、巧姐、青兒、小紅、椿齡、鶴仙等都來賀喜。到了迎娶的這一日，外頭派了八十名家人，上下各處伺候照料，各有執事。那賴大已經死了，單是林之孝一個人的總管。裡邊派了八十名家人媳婦，各處照料，也各有執事，伺候差使，林之孝家的總管。外面預備了一班大戲，園子裡預備了一班小戲兒。

這日王公侯伯、各衙門大人來道喜。門前執事車馬擁擠不開，來往行人都避道繞路而走。到了午正，發了大轎，全付執事，全付鑾駕。原來桂芳迎娶，賈政已奏聞，代為請假，皇上知係元妃之姪、寶玉之子，現中二甲第二，已點翰林院編修。

聖心甚喜，便賜了喜字玉扳指一個，大荷包一對，給假完姻。

故此轎前羊角燈上書「奉旨完姻」四字。桂芳便坐在大轎內，前去親迎。前面抬著雁亭，後面便是王和榮、趙亦華、焙茗、掃紅等八名家人，騎馬在後，一路到薛府去了。那時，賈璉等已經服滿。賈政率同賈珍、賈璉、賈環、賈琮、賈蓉、賈蘭、賈蕙、賈杜若、賈藍、賈芸、賈薈、賈芹、賈福、賈祥、賈祺、賈禧等在外面陪客，榮禧堂上開戲。裡面邢夫人、尤氏、蔣氏、胡氏與王夫人、李紈等陪客，在園子裡榆蔭堂上聽戲。

平兒、寶釵、探春、秋芳四人不肯聽戲，原也有好些事情通要照應指點，便在瀟湘館新房子裡坐著。寶釵因說起蕙哥娶親，擇的是六月裡頭，天氣炎熱，不如這會子和暖的好。平兒道：「這會子，已經鬧的了不得了。明兒六月裡大熱天，還不知道是怎麼樣呢？媳婦娶進了門，我這個婆婆只怕要累倒了呢。

探春笑道：「你還不怕累，自來就像狗一般似的吃得來辛苦。

要是寶姐姐在六月天裡頭，就怕要累倒了呢。寶姐姐，你明兒六月裡不用幫他的忙，等他一個人受去才好呢。」平兒笑道：

「寶二太太他不聽你的話，他給別人辦事比自家的事還放在頭裡呢。」秋芳道：「今兒梅大妹妹都跟了姨太太到薛舅太太家裡去了，他們妯娌兩個，這會子在一塊兒呢，到了六月裡，就都到這兒來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怪不得，今兒梅姨太太沒來呢，一者是家裡姪女兒出閣，再者要到這兒來女孩兒家又不便。我們家照乘是甄姨太太自來從小兒見的，原不用迴避。況且，我們女婿也大了，總在外面通不進來，這就沒什麼礙處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外頭有兩個媳婦在那裡嚷鬧拌嘴。平兒聽見，說道：「是什麼沒規矩的人，竟在這兒來嚷鬧，還了得麼？」

便叫傾城出去看去，原來是興兒媳婦和焙茗媳婦兩個嚷鬧。這焙茗媳婦是派在怡紅院伺候的，興兒媳婦是派在瀟湘館伺候的。

因巧姐的丫頭菱花吃過飯，沒有洗臉便進園來，走到沁芳亭見有婆子們舀了水送到怡紅院來的，菱花便道：「我倒要點水兒先洗洗臉呢。」恰值興兒媳婦走過來，見了便叫那婆子把水倒些給菱姑娘洗手。那婆子道：「這是怡紅院驚鴻姑娘要的，姑娘要水等我送了去再舀來罷。」興兒媳婦道：「你先倒給菱姑娘洗了，再換了水送給驚鴻姑娘去就是了。」於是，婆子把水倒在盆裡，菱花便褪下手上金鐲子，把手巾抹了一把臉，洗了洗手，就趕忙的上去伺候去了。興兒媳婦把水盆遞給婆子，叫他再換水送到怡紅院去。婆子去了，興兒媳婦便把菱花的鐲子拿了起來，把自己的個手帕子包了，便轉過夢溼走到滴翠亭旁邊，繞過太湖石，去把鐲子便藏在石頭底下，等到晚上沒人的時候，再來取了去。誰知焙茗的媳婦因偷著在榆蔭堂聽了一齣戲，便連忙跑回怡紅院來。走到滴翠亭裡，因離怡紅院不遠，便且在亭子裡略坐一坐。那亭上四面都有窗子，他坐著卻從玻璃窗裡往外正看，只見興兒媳婦忙忙的走來。正待要叫著和他說話，只見興兒媳婦卻繞到太湖石背後，蹲在地下四面一望，就像藏了個什麼東西在那裡的，轉身便回去了。

這焙茗媳婦等他去遠了，便下了亭子，走到那太湖石背後細細一望，只見那石頭底下露出一點兒紅東西在外面，因伸手進去掏了出來看時，卻是個大紅手帕子的包兒，裡面甚是沉重，忙打開看時卻是一對金鐲子。因想道：「不知道他是偷的誰的呢？這會子，這東西人都帶在手上的，怎麼著偷得來呢？」因把鐲子藏在身上，把手帕子便捏在手裡，一直到瀟湘館來，推說是來看新房子的熱鬧的。那裡一般的媳婦們見了，便讓坐喝茶。興兒媳婦看見焙茗媳婦的手帕子，猛然驚心，細看越覺疑惑，便撒身連忙跑到滴翠亭太湖石底下尋了半天，早不見了。

便依然跑回瀟湘館來，只見焙茗媳婦還在那裡喝茶呢。興兒媳婦便拉他到沒人的地方，問他道：「你這手帕子是在那裡撿著的？」焙茗媳婦道：「這是我自己的，怎麼撿著的？」興兒媳婦道：「我看見你的手帕子是綠的，這紅的是我自己的東西，我認得的。」焙茗媳婦道：「手帕子就有不得兩塊麼？有綠的就不許有紅的？怎麼我自己的東西，你來冒認，這話好驕蹇啊！」興兒媳婦道：「我頭裡見你還是綠的，這會子怎麼又是紅的呢？你不認，我就在你身上搜。」焙茗媳婦道：「搜不出來呢？」興兒媳婦道：「搜不出來，我再給你一條手帕子。」說著，便動手掀他的衣裳要搜。焙茗媳婦怕他搜出鐲子來，便推他道：「我自己的東西，你來冒認，我不搜你就罷了，你倒來搜我？你又沒拿住我的贓，你敢搜我麼？」興兒媳婦急了，道：

「我現拿住了贓了，你還強辯麼？」焙茗媳婦啐了他一口，道：

「你的東西放在那裡，看見我拿去的麼？我和你到上頭去講理，還要你給我消賊名呢！不知世務的混帳東西。」興兒媳婦道：

「你這小婦養的，現是我的東西，你還賴麼？」便一把把手帕子搶了過去塞在身上，便硬來搜焙茗媳婦身上。焙茗媳婦把他兩手抓住，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娼婦，我和你回主子去。」

正嚷著，只見傾城出來問道：「你們為什麼拌嘴？璉二太太叫你們進去呢！」兩個媳婦只得跟了進去，見了平兒等四人，焙茗媳婦便上前跪下回道：「這興兒媳婦不知在那裡偷了一對金鐲子，用手帕子包了藏在太湖石底下，我在滴翠亭窗子裡看見的。等他去了，我便拿了出來，正打量送上來的。他見了我，就說我偷了他的手帕子，要搜我身上，我不給他搜，故此吵嚷的。」說著，便在身上取出一對金鐲子來，送了上去。平兒接過來看了，便問道：「這鐲子是誰的呢？」興兒媳婦上前跪下說道：「這鐲子是焙茗媳婦偷的菱花姑娘的。菱花姑娘在沁芳亭褪下鐲子來洗手，洗過手便連手帕子都忘記拿了去了。這焙茗媳婦就拿手帕子包了鐲子去了，我後來見了他，便問他手帕子是那裡來的？我搶過他的手帕子，要搜他身上，他怕搜，故此吵嚷著驚動了太太們。這會子，他還強辯呢！」說著，把手帕子也送了上去。平兒便叫翠雲去把菱花叫來，探春問道：「他說在滴翠亭窗子裡看見你的，你又是那裡看見他的呢？」

興兒媳婦無可回答，只得支吾道：「我在沁芳亭旁邊太湖石背後解手，看見他偷的。」焙茗媳婦道：「我在滴翠亭看見他是從沁芳亭來的，我並沒到沁芳亭去。」說著，翠雲已叫了菱花來了。

菱花正因不見了鐲子，要來回璉二太太的，半路上遇著了翠雲，便和他一起上來。寶釵問道：「你的鐲子怎麼不見的？」菱花道：「我在沁芳亭旁，看見個婆子提了熱水來，因說要洗洗手。這興兒媳婦便叫婆子倒了水，我褪下鐲子洗了手，就忘記帶了。那會子，只有個婆子和這興兒媳婦兩個在那裡。他們該知道是誰偷了去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這手帕子是你的不是？」

菱花道：「這手帕子不是我的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這手帕子就是興兒媳婦的了。」平兒便吩咐傳了林之孝家的過來，說道：

「這興兒媳婦偷了菱花姑娘的鐲子，還賴焙茗媳婦偷了，大呼小叫的嚷鬧，真是無法無天了。你把他帶出去，在園門外頭打二十板，攆了出去就是了。」林之孝家的答應，帶了興兒媳婦出去了。

到了西正，已經迎娶了新人過來了。桂芳騎馬在前，到了門前，鼓樂喧天。大轎抬至榮禧堂上，伴娘攙出新人，拜了天地，便送入洞房，坐牀撒帳揭去蓋頭。新人雖是從小兒見慣了的，這燈光之下，更覺百媚千嬌。瀟湘館內燈燭輝煌，花枝招展，香煙人氣，錦繡笙歌，十分熱鬧。

少頃榆蔭堂上又擺下酒筵，大家都請去坐席聽戲。開了鑼鼓，先是《天仙送子》，那一班小戲兒扮的天仙張仙，童男童女，俱執著長幡寶蓋，點著氤氳安息香，後面奏著細樂，一班小孩子直送至瀟湘館內。王夫人吩咐賞了四盒果子，十串大錢，單給這送子的一班孩子們的。次早，把天仙送來的小泥孩子，又還賞了一個荷包，裡面一個金鏢子，便掛在小孩子身上。那外面的戲上，一樣送子卻不送到裡面來。到了三更多天，客就散了。園子裡的小戲，一直唱到天亮，席上共賞了二百多串錢。

過了幾天，探春、湘雲等俱各回家去了。匆匆過了回九，滿月。

瞬息之間，已交六月，又是賈蕙娶親之期。三日前，梅翰林家便送了嫁妝過來。這日是甄寶玉的大媒。李紋、李綺、湘雲、探春、巧姐等都來道喜。岫煙因是外甥女兒出閣，便到梅府去了，只有薛姨媽一個人過來，仍在王夫人上房裡住，因有了年紀，況本來怕鬧，天又炎熱，飯後都請到園子裡聽戲。薛姨媽到了園子裡頭，便在怡紅院裡坐了，不肯聽戲去。寶釵、宛蓉兩個陪著，其餘的人都去聽戲去了。薛姨媽同著一個女兒、一個孫女兒坐著，說道：「我且在這裡乘涼著，這麼大熱天還聽戲去呢？新房子裡人多，我也不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媽媽，過會子倒是到宛姑娘屋子裡坐坐去罷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姑娘，你外頭有事，快出去照應去罷。宛丫頭他初來，還沒他什麼事，我和他到他屋子裡坐坐去罷。」寶釵答應，等薛姨媽和宛蓉到瀟湘館去了，他便過去照應去了。

薛姨媽到了瀟湘館，各處看了一看，便在宛蓉屋裡坐了，丫頭在後面打扇。薛姨媽道：「這裡有這些竹子，倒很涼快。

想起頭裡林姑娘在時，他還是我的乾女兒呢。可憐他人倒是很好的呢，在我面前說話兒就像女兒一般，給你姑媽也是親姐妹一樣的。」說著，就淌下眼淚來了。宛蓉道：「我聽見說林姑娘給這裡的四姑娘都成了仙了，現在芙蓉城裡頭呢，這是雖死還比活著的高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聽見是這麼說，也不知道是不是？這會子，日天很長，我且在你這裡躺一躺。你且過去聽聽戲去罷。」

宛蓉便吩咐了丫頭在裡頭伺候著，便也過去陪著大家聽戲。

到了戲快煞鑼，便回屋裡來，看薛姨媽已經睡醒，問戲完了沒有？宛蓉道：「這出完了就煞鑼了。預備迎接新人，是時候了。

薛姨媽道：「過會子，他們都要看新人去呢，你且和我到老太太上房裡去。我便在那裡，不過來了。」宛蓉便同了薛姨媽，到王夫人上房裡來，王夫人也回來了，問薛姨媽怎麼不聽戲？

薛姨媽道：「這麼大熱天，還聽什麼戲呢？我且在你屋子裡坐坐，一會子新人到了，你們都要到外頭去呢。這新人是外孫女兒，我是不用看的。我就在這裡替你看屋子罷。」說著，外面鼓樂喧天，媳婦上來回說：「大轎到了，請老太太、太太們都到前邊去呢。」且按下這邊不題。

再說賈蕙迎娶了新人梅冠芳回來，伴娘攙扶著拜了天地，送到藕香榭新房裡面，坐牀撒帳諸事已畢，外面開戲，都請過去聽戲去了。宛蓉、月英、明珠、照乘、綠綺都不出去，要在屋裡等看外面送子進來呢。新人冠芳又自來是在一塊兒玩慣了的，便都來與他說話兒。月英道：「嫂子，他們都出去了，我們都是些熟人，有誰笑誰麼？」冠芳便低了頭，抿著嘴兒笑。

宛蓉道：「咱們姐妹們原比不得外人，我前兒初來，他們也是這麼樣，我就和他們說話兒。真是說的，有誰笑誰麼？」冠芳笑著，低聲說道：「姐妹們有話問我，我可以答言的。你們不問我，我可有什麼說的呢？」月英道：「嫂子，你穿的這些衣服不少，這麼大熱天很該去掉兩件呢。」冠芳道：「原是熱呢，叫我不脫的麼。」宛蓉道：「很可以把裡頭的襯衣去了一件。」說著，便上來給他解鈕子，先脫去外罩，然後把襯衣去了一件，復將外罩穿上，丫頭在旁邊打扇。說著，只聽外面笙簫管笛的，一路細樂吹打，卻是戲班裡送子進來，伴娘接進房去。宛蓉等大家又玩了一會，方才出去聽戲。到了三朝，因天氣炎熱，薛姨媽、湘雲、探春等都各自回家去了。

襲人因兩次喜事，本日都不好來的，直等回過了九，便帶了綠雲、瑤華兩個過來叩喜。寶釵便留住了幾天，襲人便要告辭回去。寶釵便留下綠雲在園子裡玩兒，襲人帶了瑤華回去了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且看下回可也。